

四明叢書

張宗祥



00
2
10

雪窗先生文集卷之二

宋慈溪孫夢觀叔慶撰

故事

仁宗皇帝聖訓先盡大臣之慮

皇祐二年諫官韓絳嘗因對言曰天子之柄不可下
移當閒出睿斷上曰朕固不憚自有處分所慮未中
理而有司奉行則害已加於人故先盡大臣之慮而
後行之

出皇朝
備要

臣嘗讀周禮至於冢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而竊有疑

焉夫惟辟作福惟辟作威其權似不容有所分也而顧以大臣參之何耶蓋嘗拜手敬觀我朝仁宗皇帝寶訓而後知聖人之所爲其計慮固已深矣事從中出一時若足以快人意佗日流弊之極則有不可勝言蓋人君出言自以爲是則羣下孰敢矯其爲非間有敢於嬰鱗而犯雷霆之怒者固已難矣迫於宣諭怵於憂畏則百鍊之剛其不化而爲柔者幾希雖然用行舍藏人臣固無所輕重也人主而爲社稷謀其亦何便於此哉韓絳徒見仁祖之時威權不立而乃以間出審斷爲請夫豈

知仁祖正欲一付之公議也今觀聖訓乃欲先盡大臣之慮而後行之毋亦曰戚畹干求竊吾法也貂寺旁睨伺吾隙也一撤其防趨者瀾倒斜封墨敕職爲厲階豈若外廷之公是公非哉不特此也內降指揮詔之執奏內侍宣傳許以審覆固非待於杜衍之封還而後知所自謹也陛下淳厚之德與仁祖同符而天造神斷置廢予奪莫不自我又無仁祖朝威權不立之患則天下之事尤當盡付之公議可也夫何邇年以來羣下奏疏一則曰臺評之節帖也二則曰敕使之調停也又否則曰

內批除授多瑣瑣之姻婭也夫天討有罪天命有德皆非人君所得而私也願陛下深長思之毋使羣臣之言得爲聖德之累則天下幸甚范祖禹謂法仁祖則可以知天德惟陛下留神

高宗皇帝詔籍記贓吏姓名

建炎二年詔自今犯枉法自盜贓人令中書省籍記姓名罪至徒者永不敘用按察失於舉劾並取旨科

罪出繫
年錄

臣嘗謂財用之在天下背於豐而今非箇也今日之國

用竭矣民力困矣財用果安在耶亦在於士大夫之家而已爰自貪風煽禍彼此相誇自一命以上往往皆以爲圖於貨賂之具貴爲公相者田連阡陌子女玉帛充牣其家幾於上逼乘輿下至一郡縣吏解組言還無不囊金匱帛奪人田廬此皆通國之所共知者由是民日益病國日益貧神理降罰閒有聲鯨鯢之罪然在上者則詔曰勿推在下者則每以貨免否則以改正復用矣嗚呼欲以此而求天下之治雖堯舜不能也祖宗盛時所以待臧吏何其嚴也或眞決或杖死或配之沙門島

祖宗不以是爲不仁也不仁於賊吏乃所以仁於民也故高宗皇帝在御恪守家法應賊吏必令中書記姓名至徒者永不敘用失於舉劾者亦必罰無赦蓋以賊吏害民其烈有甚於盜賊也盜賊之犯法例不得免賊吏之犯法或託以不曾伏罪或託以曾經赦原或託以及期指揮經營關節率皆敘復是勸之爲盜賊也陛下子愛庶民惟恐有以戕其生而貪墨之吏不惟不能任芻牧之責反敢借陛下之名位以行其私陛下何負於此曹而此曹忍負於陛下也此而不懲民愈病而國愈貧

矣爲今之計宜詔中書令如建炎之制應天下賊吏曾
經抨彈者纂爲一錄於內編節緊切罪犯其重者雖赦
不原庶幾小人有所忌憚而中人之材亦不至陷於爲
惡於國無損於民爲利臣不勝拳拳

司馬光謂眾言紛紛乃朝廷好事王安石謂公議爲流
俗

司馬光登對上曰朝廷每有除拜眾言輒紛紛非朝
廷好事光曰此乃朝廷之好事也王安石爲參知政
事入謝因爲上言陛下欲以先王正道變天下流俗

今姦臣欲敗先王之道以沮陛下之所爲是以陛下
與流俗之權適爭輕重之時加銖兩之力則用力至
威而天下之權已歸流俗矣此所以紛紛也

並出三
朝名臣

言行
錄

臣聞危言激論固人主之所難從而法家拂士乃國之
所恃以存者也人主未必有拒諫之心而惟勸之以納
諫之善此君子之用心也人主未嘗無納諫之資而陰
導之以拒諫之計此小人之用心也非特君子小人之
情狀由此而分而國家安危治亂之機括實由此而決

也君之大天也其尊神也其威雷霆也虛己受人猶懼
不既犯顏敢諫曾何幾人惡其訐則忠直者疑厭其激
則奮發者怠十事而去五六勢所必至也君子安得不
力爭而深辯之以明忠言之眞有益於人之國歟小人
惡人之有言則必立爲一說以誤人主之聽然後舉天
下之言者皆可以是以說罪之其端甚微而末流之禍有
不可計此乃大易入於左腹之戒所以示萬世者不容
不嚴也神宗皇帝卽位之初仁宗所養之君子方日進
而日盛也遇事輒言微過必諫幾於南衙羣臣面折廷

爭不得舉手之時也故以神廟之好賢樂善亦不能無紛紛之疑賴司馬光忠於愛君以爲朝廷好事實在於此神廟不罪其忤旨且諭之以欲朝夕討論以規遺闕不幸王安石用事乃病其紛紛而導其君以與羣下爭勝負應言新法之不便者一切指爲流俗然神廟之朝君子嘗暫退矣而終於用正論嘗少鬱矣而終於伸雖安石欲深罪言者而終不見聽神廟之所以愛惜善類者何如此其至也陛下卽位以來恪守家法崇獎直言士氣以涵養之久未免大聲疾呼於旒冕之前雖陛下

聖度如天曲加容納而亦豈能無神廟紛紛之疑惜乎
儉王之徒不能推廣司馬光好事之說以回天聽顧乃
規倣王安石流俗之說以塞人言聲嗟氣歎之間微有
不悅意諭色授之頃疇不致疑故陛下未嘗不好忠言
而羣下自不能不以逆耳爲嫌陛下未嘗不導人使諫
而羣下自不能不以嬰鱗爲懼徒見諫書之稀而託於
聖朝之無闕事而已神廟以前朝所養之君子旣能力
加愛護於羣議交攻之餘陛下以卽位以來所養之君
子或者乃謂其積年任而信一朝疑而斥長此不已則

緘默相師而欺誕成俗與天子相可否爭是非之意不可復見臣直爲凜凜也臣願陛下恢寬容之量以開眾正之路揭陽明之鑑以杜羣枉之門毋使先入之言得以售欺毋謂忠告之論幾於太激庶乎邪說不得爲正論之害天下幸甚臣不勝惓惓

仁宗皇帝罷左藏月進助縣官

慶曆二年五月罷庫月進錢千二百緡上語輔臣曰

此周官所謂共王之好用者朕宮中無所費其斥以

助縣官

出仁宗皇帝長編

臣嘗聞春秋書天王使冢父求車何以書譏非禮也夫伯氏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一車之求若未爲過而夫子筆之以爲萬世之戒傳經者且曰天子不私求財也蓋財生天地閒固皆公上之物九貢九賦則有周公之典在此外則私而已矣且內府所掌者不過貢賦耳必曰以待邦之大用焉大府以充府庫者不過萬民之貢耳必曰邦之賦用取具焉有以見周之令王其於邦用非惟取之公用之亦未嘗不公也嗟夫關市不征澤梁無禁路中有委候館有積此周所以王也後世藏富於

國視古者藏富於民之意已相萬萬況又欲以國之富而供天子之私奉養其可乎仁宗皇帝慶曆之際天下之民固已家給人足而歌舞太平左帑月進爲數至微初非刳牀及膚之舉且其王好用其說不至背經方且斥之以助縣官焉此仁宗所以能用周禮也陛下修身齊家強志守度掖庭之費若可以白之天下而無愧竊迹近事不無隱憂瓊林有庫見者怨望今用度果能盡出於公平常賦之外安得羨餘今進奉者果能卻之乎賣官錢入私門固不爲晉武然亦豈無效劉毅之言者

乎徒東庫入西庫固不爲唐憲宗然亦豈無進李絳之
諫者乎甚者則爲權宜之取或指爲每歲之定額瑣屑
之利或撥爲內廷之窠名期會殆類於有司主進不嫌
於穢寶蘇軾有言人言雖未必皆然而疑似亦有以致
謗臣甚爲清朝惜也今縱未能如仁祖罷有常之賦當
思權利之盡足以病民縱未能如仁宗之捐進奉以助
縣官當思用度之無節足以病國矧惟今日之事勢視
仁祖全盛之時十無二三乎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敢以此規

呂蒙正言都城外飢寒死者甚眾願親近及遠

淳化五年春正月以上元節御樓賜宴從臣上曰五代之際生靈之凋喪當時謂無復太平之日矣朕躬覽庶政萬事麤理每念上天之貺致此繁盛呂蒙正避席曰乘輿在上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嘗見都城外不數里飢寒死者甚眾不必盡然願陛下親近以及遠蒼生之福也

出皇朝
備要

臣聞天子之事接於所可見則雖庸主有所不敢忽伏於所不可見則雖聖主有所不及知蓋四方有敗必先